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七回 行聘禮泰山愜意 逢考事乃父謙辭

卻說魯達光見華老有意推婚，不肯應允，當時說道：「先生此言差矣！俗語有言，會擇婿者擇兒郎，不會擇婿者揀田莊。湯德翁之意正合此言，且他甚以兩個兒子為念。常言雖有薄產，但是後人大不爭氣，特恐繼起無人，行將敗矣。故此要把兩個女兒棟兩位佳婿，隨後也好代他稍爭體面。你先生如此推卻，豈不辜負了他那番用心！至於說貧富不敵，湯先生也不是勢利之人，斷非那流俗，爭競聘禮。不過今日之言便定了兒女終身大事，你先生如此固執，某竊為先生不取焉。」華老為魯大夫說了這一些的話。幾乎無言可答。加之湯德元待他好處，正是少有少見，現在又要招女兒與為媳，若執意不從，不但湯德元心中不好過，自己也似乎薄行，只得說道：「兒女之事雖我為主，然必須與賤內相商方可行事。今日先請你先生回去，明日定有回復便了。」魯達光見他這般說法，就立起身來告別。

這裡華老便進來與兆璧的母親王氏太太述及此事。王氏太太道：「我看這事是推卻不得的。無論門第相當，平時的照應，即以我們兩人病中而論，承他家那番美意也是可感可敬的。今日他又不爭你的聘禮，一心要把女兒把我家，豈可回卻！」

華老道：「我不是無情，只因他兩個兒子太不爭氣！我現在教他唸書全不能上進，心中已是對他不住。若再成下親來，我的責任豈不更大？日後不能成功，外人反議我存了私心，故意不竭力教訓。那時如何論法？」

春姑在旁聽見了這話說道：「爹，這事倒不必，自他本來是這般，又不是從小在這裡上學的，父親既有這意思，明日等魯達光先生來將此話與他說明。如果湯伯伯一定不移，定要把女兒與我家，隨後就是湯俊不能上進，外人也不能抱怨我家。」

華童道：「話雖如此，惟恐湯伯伯聽了這話格外作氣，那時我怎麼對他得起！」

春姑道：「父親明日先與魯先生商議，好在不是我家先說的。魯先生今日就說過，湯伯要做此事也是為的兩個兒子，父親同他說這句話，正是此對彼答的道理。」

華老聽了這話也似乎有理，當日無話。次早不等魯達光來，就到他醫室內去。彼此招呼坐下。華老道：「今日造府一則走謝，二則特來報復臺命。」

魯達光站起身來，先說了豈敢的話，隨後問道：「先生與令夫人商議，昨日之事也該定妥了？」

華老道：「承湯案兄的美意，好是好極了，但有句話先與兄臺商議，請兄臺代為婉達。如可言則言，如不可言再為計議。」

魯達光見他不吞不吐的，忙說道：「先生有話但說不妨。小弟自可見機而言。」華老於是就將昨日家中商議之話告知魯達光。

達光道：「此事是先生深慮。豈有子弟不成就反怪先生之理！且湯先生常於我面前說他的兩個兒子不好。今日他必然前來討信。等他來時，我當婉為說及便了。但婚姻一層，怕是推卻不去的。」華老道：「但求先生將此話言明，隨後皆好商訂。」彼此又談了一回，正要別去，卻好湯德元迎面而進，又為他看見，魯達光忙的招呼道：「湯先生，請進來坐！我正要到你那裡去，你來得正好。」說了，湯德元只得坐下。達光道：「昨日承托之事，小弟已經代達了。華先生甚為感激，但華先生卻有一件事委決不下。」

湯德元道：「華案兄有何意見，但說不妨。小弟的意思。魯兄盡知，若不是因這兩個畜生太不爭氣，我也不如此之急。知弟莫若師。華案兄也是通家，諒該知道我之用意。實在見他那位令郎令人仰慕，故此相形之下，更想為兒女了其首尾。」

魯達光正要用話從他兒子身上引來，卻好他自己先已說出，正是機鋒相對。忙說道：「華先生所慮也是這個意思。因你待他這番美意，萬不能推而卻之。只因令郎在他那裡上學，全未能稍有進益，已經孤辜萬分，若再做下親來，隨後更難報命，故爾因此躊躇。」

湯德元聽了這話，不由的傷心起來。說道：「兩位兄長在此，豈不知小弟為人！隨後豈有埋怨別人之理！我與華兄如此至好，兒子是他自己不好，女兒雖不賢淑，也可相助為理。若不能應允，則更令我難堪了。」

華老見湯德元說道：「此地也不能再不應承。」遂忙的用話解說道：「弟無有不肯，不過是內人等多慮。既承美意，我們就一言為定便了。」湯德元見他已允，甚為歡喜，魯達光道：「湯兄雖然不以聘禮為意，但我既作這冰人，華兄也該稍有點聘物，隨後也圖個吉兆。」說了就在案上取了個歷本，揀四月二〇八日，此是定日，說道：「後日就是吉日。最好就是這日彼此行了庚書，隨後就格外親熱了。」這是魯達光的意思，怕華老日後反悔。

華老也答應下來道：「小弟本來寒素，別無貴重聘物，只好臨時聊勝於無罷。」三人又談了一刻，各自分手回家，華老到了家中就將這話與王氏太太說知，大家也是歡喜。

到了二〇八這天，魯達光到華家先道了喜，領了庚書。華老道：「小弟別無聘物，只有家傳的玉獅子一對。雖不是上品，也還潔白可愛，今日權且以此物為聘。日後看小孩子的造化便了。」魯達光見了那玉獅子果然是一對美玉，忙的道：「甚好。」隨即帶了庚帖聘禮，便望湯家而來。湯家此日尚還熱鬧。一來湯德元在鎮上要算個首戶人家；二來他以為與華家接親，欲令眾人知道，後來兆璧高中，外人說他眼力不錯；三來昨日在魯大夫家中聽見華考的言語，因為兒子不好，有推卻之意。他回到家中來。就將兩個兒子著實教訓了一番說道：「你兩人不學好，帶累了眾人。」今日故意買東買西，說隨後的家產悉與兆璧去。要想湯俊二人發憤好學，一心上進。有此三層，故比華家熱鬧，掛燈結綵，賀客盈門。魯達光方走進來，湯德元便忙升放鞭炮，行三道茶的禮節，就將庚書放在當中桌上。各人行禮已畢，然後排好酒席。魯達光入席用酒。到了午後，湯德元方將庚帖收好，用了一對金鳳凰做了回禮，取金玉相當之意。魯達光帶回華家交納。從此做了親眷，華湯兩家格外親密。

光陰易過，春去秋來。自從大同去年被了兵亂之後，已有一年的光景。賊眾亦已肅清。國家舉行考試，今歲正是歲試之年。華老雖已出學，只因兆璧已得弱冠，該應巴結功名。過了八月之中秋節，學臺行文，飭令大同府轉示所屬，限以九月初一日，一律舉行縣試。此件公文一出，各家考生皆是芸宙課習，準備臨場。湯家鎮離府城也不過數里，不一兩日也知了這個信息。

湯德元在外聽見，忙忙的跑到華老家中道：「今日聽說上憲的來文，令子九月初一日縣試。兆璧兄弟兩人今年也該應考了。」

華老聽見這話，遂說道：「功名兩字我已視同雪水。當此窘境出考，一來不光又用度若干，且小孩子的工夫尚未純熟，不能操必勝之券，再等一二年，科試出來，那時工夫也長進許多。或可一戰而得。」湯德元聽了這話甚不高興。當下說道：「你老哥說來工夫好，便無人不入學上達的了，莫說兆璧此時盡可出考，便使功夫真未純熟，也該令他去觀場，使他自知發憤也是好的，怎麼說出這般話來！你的功夫不為不好，怎麼屢戰不勝！可見一半要人力，一半也要造化的。若論境遇不好，這些須考資我還供應得起。」說著，一定要兆璧、兆琨二弟兄出考。

華老見他這片熱心，也不好分推卻，也不肯遽然答應。你道他什麼用意呢？只因兆琨數月以來，前番被他父親責罰了一次，又見他父親加意歡喜。兆琨他本非呆小子。豈不知道改悔！故近來甚肯用心唸書。加之他父親竭力開導，勉強已可作文，滿等下次科考，令他兄弟二人一起出考。就是工夫不佳，兆璧可以在場內代他修飾修飾，能得了一步功名，他也可稍盡其心。所以此次不肯令兆璧兄弟前去應考，就是這上用意。現在被湯德元說了這一番話，甚是躊躇。

湯德元見他仍不答應，又道：「不論肯與不肯，既然做了我的女婿。我這點主意也可做得。我明日先帶他進城去報名，臨期你不去，我送你兄弟趕考便了。」說了自己竟出門而去。尋了門斗，先代兆璧、兆琨兩人報名。不知考試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